

## 回国的一个月：故乡的土

原创 李镜合 李镜合 2020-10-04  
12:28

看今天的日历，想起来去年就是今天10月3号回加拿大的，从温哥华入境，我只背了一个双肩包，也没有托运行李，而飞机上其他一些中国乘客大包小包在推车上堆成山，我也没有任何要申报的东西，然后就被海关拦了下来，单独抽检，他大概是怀疑，一个中国人，回加拿大居然没带回来点什么要申报而没有申报的东西，他还问我在国内呆了多久，我想了想，加起来一个月。我要是告诉他，我去年就是背着这个不需要托运的双肩包从美国到台湾到新西兰到外高加索到土耳其伊朗到印度尼泊尔和缅甸，一共旅行了六个多月，他可能更不会相信，也可能要更仔细地翻我包里有没有从这些地方带回来的礼物吧。

去年在温哥华入境，15年我刚来加拿大的时候也在这里落地，填写入境申报单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我爸在我包里塞的一包故乡的土，这算不算外来物种，需不需要申报？他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民间偏方，说如果在国外水土不服，就用水掺一点故乡的土，喝下去就好了。我怀疑是从我奶奶那里听来的。

我奶奶，按她自己的话说，是从旧社会来的，命硬，见过日本兵，贫农出身，根正苗红，顺利入党，先是土改分到地，然后农业集体化又还了回去，饿着肚子参加批斗会，批斗村里的富农和地主，人民公社时期作为党员，积极带头，第一个把自己家里的铁锅拿去给公社，大炼钢的时候家里捐得一点铁屑不剩，怀着孩子下地挣工分，对那三年的印象就是饥饿，吃树叶吃观音土，所以对土的感情很深，土里不仅生产填饱肚子的粮食，而且还能直接用来填饱肚子，所以我小时候胳膊膝盖只要擦伤流血，我奶奶看到后第一反应就是抓一把灰土抹在我的伤口上，完全不在乎是否会感染，这就是贫苦农民对土地的信任，土地是会发生奇迹的一种资源。那三年之后，生活稍微好点，60年代，我爸回忆他小时候，说每天吃的就是两样东西，红薯（地瓜）和玉米，精面（小麦粉）和稻米是不存在的，我爸说他读书的时候，书包里揣着一根煮红薯就是午饭，晚上回家晚饭还是一根红薯和玉米糊糊，有玉米就不错了，很多时候要吃糠（小麦皮，现在是喂鸡和牲口的）熬的粥，我没吃过，据说粗粝如钢锯划嗓子，可这些是我爸长个子时吃的食物，他所有养分和能量的来源，如果不是偶尔有几个鸡蛋的话。因为营养匮乏或者其他原因，我奶奶生了有7还是8个孩子，活下来4个，其中一个还是傻子，在我奶奶眼里，鸡蛋不是食品，是保健品，是配得上医生处方，或者放在家里药品箱里的。而我现在，每天在发愁冰箱里满满一盒子要过期的鸡蛋怎么办。

我没有忆苦思甜的意思，只是想到两代人或者三代人之间的巨大生活差异，我生下来之后我家也不富裕，但我不用再体会他们那些为生存煞费苦心的经历，我一直上学，他们也一直支持

我，即使他们对我学的东西一无所知，我爸爸已经是村里学历最高的人，也只是高中毕业而已，他翻来覆去只有一句鼓励我读书的话，爸爸我就是吃了没读书的亏，所以你要好好读书。但他从来没解释过这句话，我也从来不清楚吃亏究竟具体指的是什么。我一起长大的朋友，高中读完考上大学的寥寥无几，很多在初中对学习已经意兴阑珊了，如果不是去了中专，就是高中毕业后去了大专，我大学之后，每次回家，都能看到他们的变化，工作了，脸胖了，腰粗了，结婚了，生孩子了，离婚了，再婚了，第二个孩子生了……很多都是回到家里之后，家里人告诉我的，因为我到外地上大学之后，已经和所有小时候的伙伴疏远了，即使在路上碰面，我们也永远聊不过三句话，问我在哪儿，北京，北京牛逼，现在在哪儿，加拿大，加拿大是哪儿？

我早早读了寄宿学校，父母离婚之后，我爸常年在外边跑车，很少见到，童年到青春期结束，要么在学校，要么在家由奶奶照顾着，自己也自认是一个独立的人，并不觉得这种家庭关系有什么不正常或者不好，上了大学，谈恋爱，发现女朋友会常常说起自己的爸爸，自己的妈妈，会和他们沟通自己在学校遇到的烦心事，我那时候才意识到，我能和父母家庭联系起来的词汇或者话题少之又少，除了需要生活费的时候，我甚至觉得需要他们的时候都少之又少。

我和我爸之间似乎从来没有真正的交流过，如果排除日常闲谈的话。大学毕业之前，我们都没有所谓的就事论事，除了支持我上学，给我学费生活费，我一直就是散养的状态，我后来也理解，他也没有更多可以给我的，他拼命工作，种过西瓜卖过瓜，开过拖拉机去砖厂拉砖块，农忙时候车后边挂上耕犁给人翻地或者推玉米杆，攒够了钱买卡车，后边二十多年就是在祖国各地拉货送货，从新乡拉青椒到广州，从陕西拉苹果到湖北，从家附近拉搅拌机到湘西，祖国大地各种地方都去过了，我自认热爱旅行，掰着指头和他算，祖国踏足过的地方还是比他少，如果我不问（我也从来不问），他也不太说自己的工作，偶尔在家看新闻，提到某个地方，他如果知道，会说一句自己在那里的经历，比如在内蒙古零下三十多度，车熄火了，自己快冻死了，比如在贵州，山路上大雾，不知道是不是要停下来，更多时候是在骂路政交警的罚款，我暑假的时候和他出去过两次，知道他一路的辛苦，为了省钱，他不再雇佣夜里可以轮流替换开的司机，他一个人上，有次凌晨五点开到襄阳，他说他太困了，要睡会儿，车停在路边睡了，天亮之后我去买早饭，他说还是困，给他买回来就行，他醒了再吃，因为超重，为了躲避交警，四下绕路，半夜跑到一个乡下的路上，路窄的都不知道如何倒车，如果不是有另一个人在外边帮忙指挥，我无法想象他自己一个人在黑夜里是怎么完成的，但我一句安慰的话也没说，我说不出来，我们父子俩对感情外溢如果不是警惕，就是拘束，我们都无法容忍自己对彼此说出来心里想说的话，最多最多，会说出脑子里想说的话。

但我们两个脑子里想的东西完全不一样，我受到的教育，之后成长的经历，见识过的世界，想做的事情，或者仅仅是想的事情，和他已经有了远远的距离，一旦真的要交流，在按住内心的暗语：我真的是在关心你，因为我爱你，之后，我们的对话很快就进入到难以为继的地方，过去几年，从我大学毕业之后，我们就从来没有在我想做要做我应该做的事情上达成过共识，每次严肃交流起来，总是把说过的事情转着圈再说一遍，依旧是我觉得你应该……不不不不我不

要，因为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大不一样，更不要谈到我对自己的认识。

我爸靠着高中学历，会识字算数，字写得也不错（我小时候唯一因为他骄傲的事情，是因为需要家长签字的时候，他的字很漂亮），除此之外，除了感激他的辛苦，对家庭和我的付出，我几乎没有从他那里学到任何东西，他能给予我的也着实不多，这不是说在中国人情社会中关系和资源的使用方面，我也并不稀罕这些，虽然他可能自责过我们这样一个家庭对此实在无能为力。他和很多中国父母一样，对一个理想生活有着最传统和朴素的定义，一个稳定的工作，结婚和生子，最好他们还可以帮忙看孩子，贡献一下余热。但这些东西从来没有出现在我的计划之内。我们可能对知识都有很大的分歧，虽然他很尊重它，所以一直支持我读书，但说到底，学以致用，读书还是为了找到一个可以的工作，所以大学毕业之后，他会悄悄暗示我，要不要考公务员试试？在加拿大的时候，会说要不要回国试试，海归的待遇听说不错，我则从来没想过学以致用，我理想中的知识，通过任何途径获得知识（包括旅行和认识新的人），都只是为了让我有可以靠近本质解答疑惑的快乐，即使我对任何本质都有一种怀疑，我甚至都不想有一个坚定向前的方向，对我来说，毫无目的地飘着也是很自在的状态，我可以将自己完全打开。

我爸从来对此难以理解，你年龄大了，真的不结婚么？真的没考虑要孩子啊？工作怎么不稳定？怎么一直搬家换工作？又出去旅行啊？你去伊朗干什么？....

好在他从来不曾真正的阻止我，我不知道我是从什么时候长大的，或许他可能比我更清楚，可能就是从某一刻，18岁或者晚一点，他意识到自己无法对面前的儿子发出命令的时候？我们之间有太多毫无结果的重复性的交流，我们彼此都无法说服对方，我是从来没有让步过，所以我今天还在加拿大，还是不想回国，所以他每个月视频的时候还是会提起来问一句，国内也能找到工作的吧？我的回答当然是，我知道我在这里更快乐。

上周和他视频，我爸还提起说，去年你就差不多这个时候离开家的，然后又开始说一些过去几年都会说的的问题，还说要搬家了，家里拆迁分了两套房，暗示其中一套留给我，要不要回来，我说不，或者说我也从来没有坚决说过不，我说如果我在国内能找到我愿意做的开心的工作，我不介意回去的，我又说起我也快搬家了，可能到另一个城市，又聊起来这边的房价，虽然我一点都没有计划，他说你想买么？我知道他肯定心里已经计划起来了，要不要卖掉另一套房子（我家小地方，不值钱的），给我在这边贡献一点首付。我知道他可能从来都反对我，但从来都是为了我。

去年飞温哥华的飞机上，旁边坐着一个去加拿大看自己孩子的爸爸，说自己每年都会来一趟看他的儿子。我在加拿大家人从来没有来过，我也没有邀请过，可能因为签证麻烦，或者机票太贵，也想过要不要接他们过来看一看，但我一旦计划起来，就断定他们除了看到我很高兴之外，不会喜欢这里的，这边只有山山水水，他们兴趣不大，市政建设还不如过去十年猛烈发展的中国，回去都不知道怎么吹牛，可能只会显摆一句，加拿大，发达国家，也就那样。我觉得他们还是会喜欢跟自己同样年龄的老年团去东南亚，海滩佛寺，购物便宜，热热闹闹，我下次

回国还是带他们一起去那里好了。

说起来我好像从来没有做过真正让我爸骄傲的事情，即使我大学去了北京（对我们小地方的人来说，对我奶奶来说，北京就是中央，就是干部们生活的地方，分量很重），还去了中国最好的大学读书，之后还留在了加拿大，这些统统都不能对他产生实际上的意义，他的朋友们在牌桌上讨论的是孙子孙女的幼儿园，我爸也迫切需要这些可以介入的话题，可惜我不能提供，他也完全没有兴趣提起加拿大，因为他一无所知，我们每次视频，第一句话永远都是问我你那边几点了，他好像不太理解世界上会有很多时间，世界需要那么多不一样的时间。

去年回国的时候，我姑姑私下和我说，我爸在17年心脏出了问题，心血管梗塞，被送到医院，医生说幸亏及时，不然后果很严重，现在也每天都要吃药维持，这些他都没告诉在国外的我，我也不意外，就像我在国外遇到一些困难，爱情，工作，我也从来不会和家里提，告诉他这些，我们父子之间就是如此，我们可能有世界最亲密的一种关系，却可能是世界最后一个分享彼此脆弱的人，我当然知道他一直关心我，爱我，后来告诉他，他说，我早看出来了，你之前和我视频，说话都不太对。怎么叫不太对呢？我也不知道，可能做父亲的能觉察出来。

温哥华落地之后，我还要继续往东，广袤的加拿大，从温哥华到多伦多和蒙特利尔，还有四千多公里的路要走，跨越四个时区，我在温哥华呆了几天，见了一位豆瓣友邻，接着往东走，到落基山的班夫国家公园，之前还想搭车，我有个搭车横穿加拿大的计划，一共七千多公里，16年我在东部搭车走了两千多公里，可以慢慢积累起来，但旅行久了，就有点倦怠，还是选择坐了车，刚刚10月，落基山已经下了雪，之后去了卡尔加里，那里更冷，乘飞机到蒙特利尔，到魁北克，到今天。

我爸当年要给我包里塞一包土的时候，我怒斥荒谬，21世纪科学昌明，怎么还有这种偏方，种种民间秘术，不外乎弗雷泽在《金枝》中总结的两个规律，接触律或者相似律，所以才有木偶扎针的时候还需要受害人的头发。故乡的土能治病，想是我曾经接触过它们，在我的脚下。我能想象，我爸是怎么在我临走前的夜晚，独自一个人披上衣服，到外边，不知道走多远，也可能是骑车或者开车，去给我找一包土，他那么谨慎的人，对要离开自己的儿子，能做的是选一把好土，所以他在夜里的田埂，路边，花坛，都停下来过，捏一把，干湿粗细，都感受一遍，像是他自己的妈妈曾经用嘴咀嚼吞咽过一些土一样，他可能永远找不到自己满意的土，就停在了某一个地方，而我就要走了，告别乡土，故乡的土。

10月3号，故乡下着雨，我爸爸送我去机场，在出发大厅前边，他想送我进去，我说这里不能停车，就这样吧，下车关上了门。上次离开他，他送我到火车站，我说这里也不能停车，可能是知道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了，可能是他真的鼓起了勇气，他说陪爸爸在车里坐一会儿好不好？

我说这里不能停车。

我每一次都迫切要逃避开任何有感情波动的情境，却又在日后颤动地回忆起来。

---

我准备把在国内一个月的回忆写下来，这是第一篇

---

都看到这里了，就打赏一个啦